

雅魯河畔丹青暖

藝術天地 趙之境

時光如雅魯河水緩緩東流，三十餘年倏忽而過，諸多往事已然淡去，但我在扎蘭屯師範執教五載、與九一七美術班相伴的師生歲月，始終溫潤如新、歷歷在目。那些帶着孩子們奔赴雅魯河畔、吊橋公園、秀水湖畔寫生作畫的春日時光，那些少年執筆求知的模樣，深深鐫刻在我的心底，同學們時常提起我當年樸素隨性的髮型。

彼時我一心撲在教學與班級管理和孩子們身上，從不在意外表修飾。每天備課、輔導、查寢、帶班，滿心都是這群熱愛丹青的質樸少年，從無暇顧及外表修飾。我始終堅信，水彩藝術重光影水色、靈動鲜活，僅憑教室臨摹、閉門造車難以習得真諦，唯有師法自然，才能畫出山河生機，這也是我堅持帶學生戶外寫生的初衷。

每逢春暖花開，我都會帶着九一七班的孩子們，背上畫板、拎上水彩工具箱、摺疊畫架，奔赴吊橋公園開展戶外寫生。春光正好，雅魯河畔碧波蕩漾，垂柳沿堤、芳草鋪地，木質吊橋橫跨流水，風過橋搖、水影婆娑，一步一景皆是水彩畫最好的素材。

寫生時，我先指導學生取景構圖，再置身學子中間現場示範，手把手傳授濕畫、乾畫、疊色、留白等水彩核心技法，耐心講解水彩色色交融、通透靈動的藝術特質。針對學生初學易出現的畫面死板、色調失衡、虛實混亂等問題，我逐一蹲在畫架旁糾錯指導，傳授近實遠虛、

主次分明的寫生原理：濕畫鋪色、乾畫提亮、疊色過渡、留白透氣。水彩不同於油畫厚重堆疊，貴在水色交融、清透靈動，水多則潤、水少則剛，控水得當，畫面才有靈氣。我親自示範河面波光的畫法，先用大號筆飽蘸清水，淺鋪一層淡藍底色，趁濕銜接淺綠、鵝黃，模擬天光倒影；待半乾之時，用細筆輕挑幾筆亮色，畫出風動漣漪、碎光浮動的質感。

我常講：畫畫先學觀察，眼中有山河，筆下才有乾坤，水彩畫畫的不僅是風景，更是光影、水氣與心境。整整一個春天，我們無數次駐足雅魯河畔，從清晨畫到午後，從晨光微亮畫到暖陽斜照。就在這一次次戶外寫生、示範講解、糾正打磨中，孩子們的水彩功底穩步夯實，審美眼界徹底打開，也真正愛上了水彩這門藝術。正如學生劉傑所言，當年我一方小小的水彩示範盤，讓她從此深深愛上水彩、摯愛丹青一生。

除了吊橋公園的常態寫生，我還會帶着全班同學坐着毛驢車奔赴秀水公園春遊寫生。春風一路，驢車嗚嗚。崔波同學時隔多年，還一直分不清當年我們坐的是馬車還是驢車。

秀水湖山水清幽、碧波澄澈，極適合畫通透清新的風景水彩。我讓孩子們大膽創作，教他們利用湖面大色塊做整體濕鋪，岸邊樹木做細節刻畫，遠山霧氣做虛化處理，畫出空靈悠遠的意境。戶外寫生不拘一格，自由鬆弛，讓孩子們擺脫書本束縛，真正做到師法自然、融情於畫。



《志在千里》紙本設色 68cm×68cm (2026年) 作者畫作

平喉歌后

舊夢難忘 沈西城

講小明星，可述之事頗多，今日曲迷者多是《風流夢》和《秋墳》，此可謂懂小明星，實則不能解也。陳泰來生前是我們這一班文化人當中的大哥，甘豐穩稱之為不出世的大才子，他文章通達、智慧睿深，實非現時的才子所能及。他對我說過：「阿弟，小明星的歌大多數人推崇她的《秋墳》，其實小明星最好的曲為《前程如夢》。未聽小明星之歌，不知世上有此種歌喉，更不知世上有此腔調。這麼長的一支歌，從頭一個字到末一個字半絲不懈，無處不精彩動人，《風流夢》與《秋墳》同屬她的名曲而皆遜之。我心目中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金唱片首，是小明星的《前程如夢》。」陳大哥的見解得到我輩文化人如甘豐穩、容若諸君的擊節讚賞。

當年曲壇有四大天后，即小明星、徐柳仙、張月兒、張惠芳，其中以小明星名氣最大，次為徐柳仙，一曲《再折長亭柳》，膾炙人口，徐小鳳仿唱，亦不俗，卻未能超越。徐柳仙，我在上世紀六十年末的歌壇聽她獻唱，瘦瘦削削，老槍模樣，可開口放唱，腔圓字正，教人神往。陳大哥云：「柳仙之聲亦有餘，唱來毫不費力，當年我病其稍熟、熟則韻味減了。事實上，當年歌伶最紅的是她，滿街滿巷男女老少都會隨口哼幾句，如今人對鄧麗君《甜蜜蜜》然。」大哥指出此曲之名對徐柳仙有傷害性，柳之上豈容得折字？乃竟容再折！其無形中的威脅性，是存在一般迷信觀念之外的。徐柳仙晚景不算好，壽命也不長。

張月兒，人稱鬼馬歌后，《一代藝人》乃伊成名曲，該曲以阮玲玉自殺一事為題材，歌詞插入阮玲玉主演的好些名片，頗具匠心。月兒唱此歌顯真功夫，中氣充沛，歌來巧運新腔，其轉折低迴跌宕處，顯曲周郎，掌聲雷動，永誌難忘。我聽張月兒，深覺仙杜拉跟其頗有相同處，鬼鬼馬馬，令人發噱，一般街坊最愛聽。張惠芳，我聽過唱片，成名作乃《花底流鶯》，唱腔風流瀟灑，清亮爽潔，規行矩步，衣着端莊，有「木美人」之稱。

四后各有千秋，以陳大哥之評論，四大平喉歌后排序，必是小明星第一；徐柳仙次之；第三是張月兒；而張惠芳只能排末席。今四大歌后皆作古，想要欣賞彼等曲藝，只得在唱片上或錄像中回味矣！

馬時亨人生七件事

淑梅足跡 車淑梅

上星期跟隨特首展開中亞訪問的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形容中亞之行超級成功，其實這是主席第三次到訪中亞，「那是20年前的事，我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當時團員只有十多名，目的是吸引當地的能源公司，例如石油金礦產業來港上市，結果有一間公司兩地上市甚至發債。現在的商機更多，今次這外訪團，有30多家內地公司參與我們的『出海專班』一起出海，可能有人問香港有什麼得益？其實好多着數，接下來內地公司可能會在港設立基地，用我們的專業服務，包括律師、會計師、銀行金融服務等等，這是雙贏。」

其實貿易多元化正是香港成功的基石，現在致力開拓中東中亞各國市場，會否忽略了固有的合作夥伴？香港是否該食「四方飯」？主席回應：「以前傳統市場發展穩妥，所以好少去發掘新市場，現因地緣關係，我們要主動去認識更多國家。當年我有一位政界朋友也有參加我的小型外訪團，他主動認識了很多當地的各界人士，他不單止跟我去一次，之後自己再回去，機程需要7小時，但他有的是恒心。大約十年前，我以港鐵主席身份再到訪，他已經收購了一間當地銀行當上了主席，後來他更成為當地的僑領，人人認識，好一個香港仔的勵志故事。所以只要你肯去認識他，去到每一個地方都

會有新天地。今次雖然得到特首帶隊，但大家都要識得自己去搵飯食，不可等待人家將飯餵到嘴旁。」

其實現今社會和政府架構都需要財經方面的人才，主席可有興趣重返政府？主席立即要手，「香港貿易發展局已經是政府架構，受政府資助，今日不是愚人節，哈哈，長江後浪推前浪，記得我入官場時50歲，有人話『呢個得唔得啊？』我覺得一定要給機會年輕人去嘗試，最重要有心和肯去做。」

「我愛香港，1990年從外地回香港工作，至今36年我從未離開過，有一件事令我好開心，就是國家變得強大了。我本人也努力地追求人生七件事：第一好的身體，有健康身體才可以做到想做的事；第二好的家庭，給到自己動力；第三有自己的事業領域，並非一定追求成功，要的是那份滿足感；第四就是心中富有，有財富並非一定快樂，但心中富有就會好開心；第五有朋友，因為朋友好緊要；第六就是運動，無論怎樣忙，我都會抽時間去運動，好快樂；第七就是信仰，我是教徒，有訪團，他主動認識了很多當地的各界人士，他不單止跟我去一次，之後自己再回去，機程需要7小時，但他有的是恒心。大約十年前，我以港鐵主席身份再到訪，他已經收購了一間當地銀行當上了主席，後來他更成為當地的僑領，人人認識，好一個香港仔的勵志故事。所以只要你肯去認識他，去到每一個地方都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左)形容中亞之行超級成功。作者供圖

了宗教信仰內心就有平安喜樂。」多謝熱情的主席不斷為香港社會注入能量和價值，預祝6月16日為慶祝香港貿易發展局成立60周年舉行的「未來60論壇」空前成功。在主席身上，我見到了一句話：努力的意義，就是在以後的日子裏，放眼所見全是自己喜歡的人和事。

「寬實清和」鍾景輝

點滴 陳復生

King Sir (鍾景輝) 是家父的好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主持無綫電視劇組的時候，當年很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春暉》、《變》、鄧世孝先生導演的《智慧的燈》等都由家父編劇，King Sir擔任監製，我有幸參與其中，飾演女主角的童年版或女兒等重要角色，11歲初嘗演戲滋味……

其後我在浸會學院就讀傳理系，一面上學，一面在無綫主持和演出，當周六有空，便會去聽King Sir授課Public Speaking，偌大的課堂，座無虛席，可見King Sir講學受歡迎之程度，我們亦獲益良多。

我人生中特別的日子——婚宴、女兒和兒子的滿月宴，還有家父離世的悼念追思等聚會，King Sir總會百忙中抽空出席，關懷我們這些後輩，銘感心中……最後一次見到King Sir，是他手術康復兩年後，2019年8月13日，那天，我與學長呂志剛一同到King Sir家接他到尖沙咀午餐，談成立香港浸會大學校友劇團事宜。病癒的King Sir清減了，但精神飽滿，胃口不錯，席間還有

大師兄張之珏，劇藝團創立人徐國榆、團長葉家寶、顧問們蕭潮順、麥振江、陳耀雄、梁廣昌和盧偉力等學長，King Sir見大家眾志成城，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擔任劇藝團的榮譽顧問，以示鼓勵。

可惜疫情持續幾年後，劇藝團的工作停滯了，King Sir為保障身體健康，更加深居簡出，大家也不想打擾他在家休養生息，平時只靠友好傳訊聯絡，相聚機會愈少……

家父較King Sir年長一輩，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已踏入電影圈工作、擔任導演，他倆均熱愛戲劇和文學，故十分投緣。小時候，常聽家父誇讚King Sir是好好先生、謙謙君子。

King Sir長大後，我所接觸認識的King Sir永遠文質彬彬、笑容可親，正如他的自傳《寬實清和》，在戲劇和人生道路上，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2019年，我和鍾景輝老師(中)、張之珏師兄(右)一起午餐。作者供圖

香港銀髮族明星的第二人生

娛生樂與路 路芙

近年香港影壇同電視圈，出現一個有趣現象：一班年過六十歲、甚至七十歲的資深藝人，不單止沒有被觀眾遺忘，反而頻頻「翻生」，成為收視保證同網絡熱話。從胡楓以94歲高齡開紅館騷，到阿姐汪明荃繼續擔任大騷司儀；從鮑起靜屢獲影后提名，到石修等人在YouTube開節目同後生仔打成一片。這班銀髮族明星用行動證明「薑愈老愈辣」。

但掌聲背後，香港銀髮藝人的出路，仍然值得深思。傳統上，娛樂圈是個殘酷的青春飯行業。一旦年紀漸長，角色容易被定型為「爸爸媽媽」、「爺爺奶奶」，戲份少、發揮有限。再加上電視台收視習慣改變、廣告商傾向年輕面孔，老戲骨的商業價值往往被低估。

不過，時代正在轉變。隨着香港人口老化，銀髮族群本身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消費力量。中年乃至老年觀眾，渴望在熒幕上見到能夠代表自己的故事同面孔。Netflix等串流平台興起，亦令劇集題材更多元化，不再只是青春偶像掛帥。例如《暖男爸爸》中的鮑起靜等都證明老練演技可以成

為一套劇的靈魂。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為銀髮明星開闢全新戰線。不少資深藝人開設YouTube頻道或TikTok賬號，以「爺爺嬲嬲」形象同後生網民互動，反而因為親切、幽默而爆紅。好似胡楓的搞笑短片，點擊率分分鐘高過後生KOL。這些跨世代合作，不單止打破年齡隔膜，更創造出新的廣告同商業機會。

長遠而言，香港銀髮族明星要持續發展，需要從三個層面配合。第一，製作方要敢於開拍以長者為核心、題材成熟的劇本，例如探討退休、再就業等社會議題，而非只將老人當作配角。第二，藝人自身要與時並進，學懂運用新媒體同保持心態開放，不要抗拒新嘗試。第三，觀眾同廣告商亦要改變眼光，認識到銀髮明星的號召力同市場價值，他們承載住幾代人的集體回憶，這種情感連結，是任何流量偶像都無法複製的。

有人話，娛樂圈最殘酷的是歲月不饒人。但香港這班銀髮族明星正正話給我們聽：歲月帶走青春，卻留下智慧、歷練同獨一無二的台型。只要懂得轉型、擁抱變化，銀髮不是障礙，反而是最珍貴的本錢。老都可以老得精彩、老得發光。

馬拉松跑道上的牡丹

百家廊 朵拉

窗前案頭，是剛從展廳撤回的三幅畫。一幅《富貴平安》，瓶中斜插三朵牡丹；一幅《富貴有餘》，花影間游動着兩尾金魚；另一幅《鴻運當頭》，則是滿紙紫紅。皆是圓形的構圖，像是一場圓滿的舊夢，去展覽轉了一圈，又回到了我手裏。

這讓我想起村上春樹筆下的文學創作：一場永無止境的馬拉松。

常有人問：「畫一幅畫要花多少時間？」這實在難以作答。跑馬拉松的人，身影永遠在跑道上。對我而言，構圖時的枯坐與推敲，往往比提筆揮灑要漫長得多。若只是「畫畫」，那倒簡單了。記得曾看過某位自封「牡丹大王」的畫展，全場巡視下來，只覺目瞪口呆，從第一朵到最後一朵，滿眼竟是同一朵花。花頭轉向雖異，顏色雖有差別，給人的感覺卻像是一套批量生產的套色木刻。先勾勒出僵硬的外圍，再填入紅黃紫綠，不僅靈動之氣全無，更因極力表現艷麗而拚命堆砌色料，看起來奪目搶眼的畫面乾澀滯重，毫無水分地呼吸。

這是牡丹嗎？形似而已，神卻枯了。那是藝術嗎？我認為不是。那次「大王」的畫展，讓我對牡丹生出一種莫名的惡感。我把這份「不想畫」的偏見歸罪於花，後來才省悟，那是因為南洋本無牡丹，而我從未真正與這種花當面對視。世人皆知武則天貶牡丹入洛陽的傲骨，畫者亦憧憬洛陽花開的盛景。可惜當年交通遠不及今日，我數次往返內地，甚至已踏上洛陽的泥土，卻總與花期擦肩而過。待到真正相

逢，竟是在杭州西湖邊。那是過季的殘紅，在一片凋零頹勢之中，偏有數朵在風中兀自盛放。只那一瞥，便是「一見鍾情」。原來，盛名之下的牡丹真能生得如此好看，且帶着一股若有若無的清香，絕非俗世所傳的那般喧囂。

此番傾心後，回家便開始努力畫牡丹。我不願依隨那些金碧輝煌的舊式構圖。畫者，心中應有屬於自己心裏的那一朵花。這一路學習、一路求變，在無數次筆墨的推倒重來後，終於有了幾幅心滿意足的作品。今年的畫展定在春節前，牡丹自然成了主角。它是歲時的喜氣，也是眾人的心頭好。展覽結束那天，我收畫時驚喜地發現，我最鍾愛的三幅牡丹，竟還在。

我帶回了這三幅「落選」的心頭愛。畫牡丹的人太多了，曾在鄭州見過滿城的畫家皆以牡丹為題，看多了，只覺審美疲勞。眾人在窠臼裏打轉，你抄我，我仿你，手工工夫或許隨歲月純熟，卻也極易讓一個藝術家退化成為一個「畫工」。這正是我時時自我警惕的深淵。然而，那次眼見為實的相遇已種在心底。我開始在筆法色韻中摸索自己的方向，不只是畫花，而是畫一種「春日風光」裏的生命意志。展出的作品賣了一些，但這三幅最鍾情的，卻緣定於我。

我愛它們的「現代意識」。比如其中一幅以洗練的線條勾勒出半透明的瓶身，這種「分割式」的空間處理，既界定了物象，又通過大面積留白賦予畫面深遠的呼吸感。花朵並未安分地待在瓶中，而是帶着不設限的姿態向側旁肆意

溢出，那是生命無法被框定、時刻向美而生的張力。下方厚重如鐵的濃墨枝葉，穩穩托住了上方的輕靈艷麗，使「富貴」有了沉穩的根基。

這不僅是對傳統的致敬，更是對「平安」二字的深刻轉譯。平安不再是小心翼翼的守成，而是一種因內在生命力豐盈而產生的從容。那若有似無的瓶線與熱烈綻放的花紅，共同營造出一種「不設結論」的境界，邀請觀者在筆墨的留白處，安放各自的故事。

說實話，畫賣出去時，心裏偶爾會生出惆悵；而畫沒售出，暗暗歡喜也是真的。藝術品的收藏，本質上是在尋覓知音。創作時我常提「留白」，這三幅畫重回舊室，或許就是它們在展廳裏為自己留下的「餘地」。

它們沒能遇到那個「請它回家」在留白裏安放故事的主人，也許，它們只是在展廳裏站一崗，見證過慈善義展《一花一世界》的熱烈，便完成了這一階段的使命。它們依然完整地屬於我，在等待下一次更深邃的機緣。文學與藝術於我而言是救贖，這三幅畫已完成了它們在展廳裏的任務，現在，我把它們帶回家，陪我繼續在文學與藝術的馬拉松跑道上，寂寞而堅定地走下去。



《富貴平安》作者供圖

AI網安吃香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要數打工仔最關心的話題，自然是加薪了。上星期就有兩個與薪酬相關的調查報告發表。首先是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於6月3日確認2026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全港高、中、低層僱員的薪酬趨勢總指標，分別為5.16%、3.67%及2.33%。據悉是次調查涵蓋104間公司及超過15萬名僱員，反映過去一年的薪酬變動；數字高於政府早前公布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政府公布的高、中及低層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為4.12%、2.64%及1.17%。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茵茵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考慮淨指標、香港經濟等六大因素，決定今年約17萬公務員薪酬的最終加幅。

根據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數字，香港目前通脹率為1.1%，觀乎政府公布的調查

結果，基層勞動力的薪酬增幅只僅僅跑出通脹，反而高層及中層的加幅則遠高於，怪不得常有聲音批評「肥上瘦下」。

另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則來自資訊科技(IT)界。香港電腦學會於6月7日公布IT業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有75%公司會加IT從業員薪酬，當中27.5%公司的平均增幅將達4%或以上。而去年則有75% IT從業員獲加薪，其中57.5%僱員的加薪幅度介乎1%至4%之間，12.5%的增幅達5%或以上，大部分跑贏通脹。雖然面對經濟前景不明朗，97.5%公司並無裁減IT人員，75%更逆市增聘人手，顯示行業的就業情況仍屬理想。至於招聘前景方面，52.50%公司表示保持穩定，25%更表示將適度擴張，前景樂觀。今年5月有報道指出，根據大學聯校資料庫數字，適合大學生的全職空缺由2022年

約8萬個，跌至2025年約3.1萬個，頗有一畢業就失業的感觸。而香港電腦學會的調查顯示，有55%公司在2025年增聘主修ICT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其中，42.5%公司的入職薪酬高於港幣1萬8千元，有10%公司更達港幣2萬2千元或以上；由此看來，選修IT的學生前景仍然看俏。然而，同樣是修讀IT，大學聯校資料庫數字顯示，資訊科技/編碼等初階職位，跌幅近八成。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陳俊偉則指出，行業一直存在人才短缺問題，據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以網絡安全及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等人才比較難招聘，雲端與基礎設施、資訊科技安全與風險管理與軟件開發，對人才亦需求殷切。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IT人更要與時並進，終身學習。目前人工智能與網絡安全最缺專才，前途與「錢」途俱佳，年輕人不妨考慮。